

血亲伦理束缚下的弑母意志与自我塑造 ——论《毒蛇在握》中让的俄瑞斯忒斯情结

高永刚¹ 冯迪² 董逸然³ 李悦⁴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MATRICIDAL VOLITION AND SELF-SHAPING UNDER THE BONDAGE OF KINSHIP ETHICS – ON JEAN’S ORESTES COMPLEX IN *VIPER IN THE FIST*

GAO Yonggang¹, FENG Di², DONG Yiran³, LI Yue⁴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Abstract: As the “negative Oedipus Complex”, the Orestes Complex is little known. Orestes’s matricide is not only the opposition of Oedipus’s mother fixation, but also reflects the reflec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Oedipus complex. On the basis of tracing the origin of Orestes Complex, this paper takes the autobiographical novel *Viper in the Fist* by French writer Hervé Bazin as an example to demonstrate

¹ 高永刚：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美国文化与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E-mail: yggao@cug.edu.cn

GAO Yongga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PHD of Wuhan University; Research fields: American Culture &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heory & Practice; E-mail: yggao@cug.edu.cn

² 冯迪：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讲师，武汉大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美国文学、比较文学、英语演讲；E-mail: higginsfeng219@126.com

FENG Di: Lecturer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MA of Wuhan University; Research fields: Americ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E-mail: higginsfeng219@126.com

³ 董逸然：女，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期刊社编辑，美国布莱恩特大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新闻传播、文化比较；Email: 1040252718@qq.com

DONG Yiran: Edit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 Publication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MA of Bryant University, USA; Research fields: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Culture Comparison; E-mail: 1040252718@qq.com

⁴ 李悦：女，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实践，英美文学；E-mail: levi930713@163.com

LI Yue: MA candidate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Research fields: British & America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Practice; E-mail: levi930713@163.com

the protagonist's self-reshaping in the constant firm matricidal volition from the alienation of parents' family roles, the inhibition of children's personal growth an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factors, which provides another perspective for the literary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Orestes's resentment.

Keywords: Orestes complex; Viper in the Fist; Matricidal volition; Self-shaping

前言

俄狄浦斯情结又称作恋母情结，源于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无意中弑父娶母的故事。心理学上指人的一种心理倾向，即亲母反父。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一个男孩对父亲充满矛盾的抵抗及对母亲专一的依赖构成了简单明确的俄狄浦斯情结。俄瑞斯忒斯情结又称为弑母情结，同样源于希腊神话，讲述了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被妻子和奸夫害死，其子俄瑞斯忒斯杀死母亲和后父为父报仇的故事。与俄狄浦斯情结相对，弑母情结中母亲是被怨恨的对象，而父亲却得到同情与报答。本文将法国作家艾尔维·巴赞的小说《毒蛇在握》为分析对象，一方面阐释俄瑞斯忒斯情结这一概念，另一方面分析俄瑞斯忒斯情结在小说《毒蛇在握》中的体现。

1 俄瑞斯忒斯情结的俄狄浦斯溯源

与俄狄浦斯情结相比，俄瑞斯忒斯情结几乎鲜为人知，然而溯其根源，俄瑞斯忒斯情结与俄狄浦斯情结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讲述了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自己的父亲并娶了自己母亲故事，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将“弑父娶母”的主题引用到人的精神分析领域，即现今广为人知的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认为，男孩早期的性追求对象是其母亲，出于对母亲的依恋，男孩试图一个人独占母亲，当他意识到父亲的存在后，他试图通过与父亲斗争来取代父亲的位置，独占母亲的爱，因此俄狄浦斯情结也被称为恋母情结。然而，俄狄浦斯情结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心理学概念。在希腊神话里，克洛诺斯打败了自己的父亲乌拉诺斯成为第二代天神，其后又被自己的小儿子宙斯打败，由此建立了以宙斯为绝对统领的奥林匹斯体系，两代天神都是通过弑父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在父权制霸权下，弑父娶母的重点不是对母亲的依赖，而是对父亲绝对统治的反抗。儿子通过弑父这一行为夺取父亲的地位、占有父亲的所有物——母亲，从而继承父亲的一切，获得新的“父亲”身份。弗洛伊德认为本我、自我与超我都是人的心理无意识活动，本我指人最原始、最本能的欲望，如饥饿和性欲；自我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它从本我中分化而来，代表着理性和常识；超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代表着道德和良知。在弗洛伊德的

观点中，超我的心理状态发生在恋母情结的崩解时期，当孩子无法成功地占有母亲使其成为自己爱恋的客体，出于父亲可能对其进行阉割报复的恐惧，孩子对父亲的形象可能从厌恶与排斥转向认同与敬重，此时的俄狄浦斯情结脱离了传统的弑父娶母倾向而向弑母爱父转变。失去了母亲作为一个欲望客体，男孩或者通过与她认同内化这个丧失，或者移置他的异性恋情感，而在这种情形下，他强化了与父亲的情感联系，因而巩固他的男性特质。^[1]

尽管弗洛伊德后续的研究中反映了一定的弑母爱父情结，对此却没有系统的探讨。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因通过将母亲带入客体关系研究，更详细地阐述了婴儿对母亲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理。

2 俄瑞斯忒斯情结的克莱因溯源

梅兰妮·克莱因在分析《奥瑞斯忒亚》三部曲时详细地阐述了孩童“弑母爱父”的精神状态，尽管她没有提出“俄瑞斯忒斯情结”这个专有名词，却是第一个在真正意义上提出俄瑞斯忒斯情结的人。^[2]在《关于〈俄瑞斯忒斯〉的一些思考》中，克莱因指出，孩子从出生中体验到的冲突源自于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挣扎，而这两种本能又表现在爱与破坏的冲动间的冲突之中。^{[3]p211}克莱因认为，对于一个婴儿来说，母亲最初的概念不是母亲，而是一对乳房。当乳房给婴儿提供满足时，婴儿会产生“好乳房”的幻想，当乳房并没有满足婴儿的心理情感和生理需要时，婴儿就会产生“坏乳房”的幻想，这样的分裂导致了婴儿爱与恨的分离，对坏乳房的憎恶转化为想要撕裂、啃咬乳房的冲动。好乳房与坏乳房一方面被投射在母亲客体之上，另一方面又被内射回婴儿自身。婴儿将爱欲对象与死亡对象投射于母亲，又反过来内射在自我之上。至此，婴儿的自我将同时融合了恋母与自恋、仇母与自怨的四重情操，从而形成日后的人格。^[4]克莱因指出，即使是跟母亲具有爱的关系的孩子，也会在无意识中产生被她吞噬、撕裂和摧毁的恐惧。这种恐惧将母亲的形象分裂成一个非常坏的部分和一个非常好的理想化部分，只有对恨与破坏的冲动达到一定程度时，被爱的母亲与被恨的母亲之间的分割才能维持。^{[3]p211}婴儿对母亲的依赖与愤怒、羡慕与恐惧交织在一起，确立了母亲在孩童心理中的复杂地位，为俄瑞斯忒斯情结的研究与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

3 俄瑞斯忒斯情结的仇母思想溯源

早在神话传说里，这一角色就被赋予了不一样的色彩。她既有大地、生命之树这般“孕育”的象征，也有“吞噬”、“缠绕”这般的恐怖意象，母亲同时具有“赋予生命”和“剥夺生命”的双重象征。英雄若是想获得独立的自我，就必须摆脱母亲的束缚，而斩断血缘桎梏的

过程则十分痛苦，对离开母亲的恐惧往往幻化作可怕的恶龙形象，只有斩杀恶龙，才能获得独立的自我意识。法国作家亨利·德·蒙泰朗曾宣称，历史上衰弱的时代都是崇拜女性的，伟大时代的“英雄”都必须起来反叛“大母神”；母亲之罪就是想把孩子永远闭锁在她黑暗的身躯之内。^[5]

著名哲学家尼采也有着许多仇视妇女的反动言论，尼采自认为他对崇高事物的向往和鉴赏能力全部来源于父亲，母亲则代表着“本根的低劣性”。“你年轻，你希求着孩子与结婚，但是我问你：你配希求一个孩子吗？……你建造出来的，应当比你高出。所以你得先把自己建造得灵肉俱是方正的……”^[6]在尼采看来，机械地生育、哺育并不能算得上“母亲”，如果女性一直是缺乏自我的个体，其作为母亲的角色也必定是缺失的。

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出版了许多反映工业文明发展扭曲人性的小说，其中《儿子与情人》、《木马赢家》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作品中都有着明显的俄狄浦斯情结，然而劳伦斯本人却有着复杂的仇母情结。劳伦斯在《人民的教育》中写到：“如何教育一个孩童。第一条规则：放过他。第二条规则：放过他。第三条规则：放过他。”^[7]1916年，劳伦斯发表了从母亲解放的《宣言》：当她靠着我被杀，躺在那里像在门外的一堆垃圾，当她消逝正如同我已消逝，两个人靠着对方，我将愉悦，我不会再和她混为一谈，我将了无障碍、与众不同、单一如擦得亮丽的银器，在哪里都没有依附和粘连，一个清朗、亮丽、独立的存在。”^[8]劳伦斯的宣言中无处不体现着试图通过“弑母”摆脱母亲桎梏、解放自我的愿望，他对母亲这一角色及其鄙夷，他小说中最雄健的主人公“都尽量避免成为父亲，以剥夺女人当母亲的机会”。^[9]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劳伦斯对母亲的依赖远比父亲要多得多，父亲在他的人生中并没有树立一个权威的形象，他对母亲的仇恨没有跳出那个时代对性别的期待：男性一直是强者的楷模。如果一个女人终身用母职定义自己，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会渐渐成为一种束缚，如果无法完成精神上的断奶，个体将永远处于依赖他人无法确立自我的状态，因此，“打倒母亲”成为个体追求自我、形成个性化的先决条件。

随着时代的变迁，绝对的父权制社会遭到挑战、动荡，甚至逐渐消亡，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满足于自己的性别角色，开始与男性竞争。在《现代女性：迷失的性别》一书中，作者将母亲分为四类：排斥型母亲、过度保护型母亲、宰制型母亲及过度温柔亲切的母亲，而这四种母亲都被认为是“病态型”的。^[10]这些母亲或多或少地剥夺了孩子的男性力量，使他们无法完美地表演自己作为男性应有的社会角色。随着女权主义的宣扬，一些父亲在新时代家庭中逐渐失去其男性化特征——父亲不再代表绝对的统治，母亲渐渐掌握话语权，而在此环境下成长的小孩，往往会走上两个极端：或因父亲角色的隐身削弱自己的男性气质，对母亲产生难舍难分的俄狄浦斯情结，或因母亲角色的强势产生对父亲的同

情、对自我束缚的怨恨产生俄瑞斯忒斯情结。

4 《毒蛇在握》中让的弑母意志和自我塑造

《毒蛇在握》是法国作家艾尔维·巴赞的自传式小说，作品的开头就描述了这样一副场景：男孩掐着一条蛇的脖子，蛇的躯体猛烈挣扎拍打，而男孩却毫不惊慌，内心平静，直到蛇筋疲力尽而死。而这一场景即是这部小说全部内容的浓缩，一个倔强少年与冷酷母亲关系的缩影和象征，母亲则是那条少年执意要掐死的蛇。

家庭矛盾一直是文学作品中经久不衰的题材，孩子与父母关系的对立则是促进孩子觉醒自我人格、在冲突中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西方文学中，许多作品中都有俄狄浦斯情结的影子。父亲是权威的象征，是孩子追逐成长的目标，所以父亲的形象往往更加冷漠、生疏、不可接近。一反大众作品中温柔善良、善解人意的母亲形象，《毒蛇在握》中的母亲则是一个目空一切的独裁者。在古典文学作品中，俄瑞斯忒斯情结往往来源于社会现实生活中政治、经济、法权、地位等社会现实关系对人的扭曲与压迫，从而将人与人的血缘关系毒化为敌对的关系并导致尖锐激烈的冲突，而在现代文学中，俄瑞斯忒斯情结的根由往往不再来源于外部的社会关系，更多地来源于人的自身内部，来自人的心理与人性本身。^[1]与劳伦斯笔下“机器毁灭人性”所诱发、推动与激化的家庭矛盾不同，巴赞在《毒蛇在握》中所体现的家庭矛盾，更多来自人物的内心深处，而这种矛盾又促进了人物自我人格的塑造与成长。

4.1 让的弑母意志根源

4.1.1 母爱他移产生的俄瑞斯忒斯怨恨

主人公让出生于当地有名的勒佐家族，由于父母在国外工作，让自幼由祖母带大，年幼的让虽然没有与母亲相关的记忆，但却热切地期待着母爱，对母亲充满好奇。祖母死后，父母回到法国同他和兄弟们一同生活，然而，让所期待的与父母共同生活的美好时光并没有如约而至，与母亲的第一面，他热情地抱住了母亲的腿，却没缘由地挨了火辣辣的一记耳光——而这只是他日后与母亲长期斗争的开端。

母亲的关爱与呵护与儿童的心理成长息息相关，一个孩子对母爱的渴求愈强烈，得不到母爱的痛苦就愈深，一旦对母爱的期盼落空，就很容易对母亲产生怨恨。柳鸣九先生曾提出，俄瑞斯忒斯怨恨在心理上与人性上经常来自这样两个根由：一是因为个性太受母亲的压抑而生，另一个则是由于未能得到母爱、眼见母爱他移而生。^[1]根据克莱因的客体关系理论，婴儿早期会对母亲产生“好乳房”和“坏乳房”的潜意识，让自幼和祖母一同生活，母亲角色的缺失使他产生了“破坏坏乳房”的幻想，尽管之后母亲与他一同生活，却并没有给他人任何“好乳房”的

印象。母亲一共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弗雷迪、二儿子让以及小儿子玛赛尔，尽管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母亲对待让和弟弟玛赛尔的态度却是天差地别。玛赛尔几乎一人独占了母亲所有的温柔与宠爱。母亲吩咐女仆不再为孩子们提供牛奶和咖啡，玛赛尔却除外；母亲命令孩子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游戏上，却要弗雷迪和让去花园林荫道上锄草，这样的苦活一干就是好几年，而玛赛尔却从来没有遭受过这般劳累；母亲不舍得给孩子们穿皮鞋，便给他们定制了木鞋以便在泥泞的路上行走，玛赛尔可以穿上便鞋再套上木鞋，而让和弗雷迪只能在木鞋里垫草。母亲将所有的壁橱都上了锁，孩子们常常感到吃不饱、穿不暖，然而玛赛尔却总是轻而易举地受到母亲的奖励。每当听见母亲呼唤弟弟的名字，让简直气得要发狂了。母亲的区别对待加强了玛赛尔的高傲自大，他恃宠而骄的态度也令让十分恼火，母爱的缺失和转移加大了让“破坏坏乳房”的幻想，且这种幻想无法在日后与母亲的交往中得到修复，他所得不到的母爱以令他厌恶的方式践踏着他母亲的一切美好幻想，转化为深深的俄瑞斯忒斯怨恨。

4.1.2 父亲角色被压制产生的俄瑞斯忒斯怨恨

让的父亲雅克是一位法学博士，相比母亲的霸道、专横、虚荣、刁滑与吝啬，父亲则显得温柔、理性许多。雅克年轻时爱慕一位信仰新教的姑娘，但因对方地位低下，他们的恋情无疾而终。最后，雅克娶了银行家维涅克先生的孙女，也就是让的母亲。此时勒佐家族已日渐衰微，母亲带来的丰厚嫁妆无疑给勒佐家族带来了延续，也为母亲在家中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提供了资本。“所有取名雅克的男孩都是些胆小、懦弱、耽于幻想、喜欢思辨的人。”“我爸爸身体矮小，胸脯狭窄，沉重的大胡子压得他有点佝腰驼背。”^{[12]p29}不同于传统印象中高大、刚毅、为妻儿扛起一片天的父亲形象，《毒蛇在握》中的父亲则显得懦弱无能。面对母亲，父亲总是消极被动的，母亲过于强势的态度削弱了父亲的男子气概，每次母亲无理取闹打压孩子时，父亲大多视而不见，即便偶尔提出抗议，也会在母亲的冷嘲热讽中落荒而逃。只有在远离母亲时，父子俩才会感受到片刻的幸福与自由。让非常喜欢与父亲一起打猎，拿上猎枪的父亲意气风发，百发百中，与往常沉默胆小的形象大相径庭。让认为母亲不仅毁了她的孩子，也毁了自己的丈夫。在母亲强烈的控制欲下，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却无法掌握经济权，连拥有一把喜欢的猎枪的资格都没有，甚至不敢在孩子挨打时说一句开解的话。让是一个非常具有男子气概的人，自从第一次和母亲见面被扇了一耳光后，哪怕后来遭受怎样的打骂，他也再也没有哭过，他不齿父亲的懦弱，却又同情他的懦弱。俄瑞斯忒斯弑母却被判无罪，这象征着父权制对母权制的完全胜利，^[13]而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背后实际上是男性对母亲的心理性恐惧与仇恨的社会性展现。^[14]对让来说，父亲被母亲完全压制，失去了作为

父亲的权威与地位，这加剧了让对母亲的恐惧与怨恨，母亲从未给他哪怕片刻的温柔，反而一再剥夺他的快乐。让痛恨母亲对自己的管教，也厌恶母亲对父亲的束缚，在母亲角色的缺失下，他将父亲当作自己真正的母亲，对母亲形成了俄瑞斯忒斯式怨恨。

4.1.3 个性受母亲压抑产生的俄瑞斯忒斯怨恨

母亲并没有弥补常年不在身边的温柔，反而以极端的行爲控制着她的儿子们。她为孩子们制订了极其严格的生活作息時間，剥夺他们玩耍的权利；他们必须都推成平头，因为看起来整洁清爽；坐在饭桌上必须说英语，坐姿要求严格得像尺子量出来的一般；即使是寒冷的冬天，孩子们的房间也不许安置火炉，鸭绒被也被撤下；她会用刀叉孩子的的手指，直到渗出血来；她征收孩子的积蓄和贵重物品，甚至试图对犯错的孩子施加鞭刑；尽管已经家族式微，却仍要花大笔开销维持表面风光，而她的儿子们却连新衣服都没得穿。在孩子的眼中，母亲与监狱的女看守无异，她不仅严格地执行所谓的规章制度，还专横地践踏孩子们的自尊。“每天用一个折磨人的新点子来肯定自己的权威就成了勒佐太太唯一的乐趣，她知道怎样让我们处于紧张的状态中，她善于察言观色，时时注意着我们并且破坏我们最小的快乐。”^{[12]p45}与母亲在一起的日子里孩子们都停止了生长，增加的只有对母亲的仇恨，让甚至嫉妒自己还未出生就流产掉的兄弟姐妹，“这几个勒佐家的胚胎真是幸运，他们在娘胎里还没足月就流产了。”^{[12]p15}

克莱因在《论心理健康》一文中说到：“如果母亲在感觉上是引导性的、保护性的，而不是支配性的，那么（儿童）对母亲的认同就会带来内部的平静。”^[15]显然，在让的成长过程中，母亲是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她近乎病态的打压与控制自然引起了孩子们的反抗。母亲，她的真名叫保罗·普吕维涅克，而孩子们却称呼她为“福尔科什”——法语里“疯猪婆”的意思。他们背地里咒骂母亲，在树上刻上复仇的话语，母亲得了重病，孩子们欣喜若狂，手舞足蹈，“自从她呼吸困难以来，我们可呼吸得自在多了。”^{[12]p16}当母亲离家去医院治疗后，孩子们被剥夺的权利和自由相继得到了恢复。他们放下除草的镰刀，在花园里自由地玩耍，在父亲的同意下蓄起了头发。父亲也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与快乐，他的偏头痛发作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拉着孩子们一起研究蝇虫，带他们在夜里散步，给他们传授知识，日子是那么平和又有趣。当母亲瞒着所有人回到家后，他们的幸福生活又戛然而止了。母亲意识到让对自己的仇恨，她没有丝毫地伤心与愧疚，反而像是被挑起斗志一般向他宣战。孩子们渐渐发达的肌肉，刚长出的细软胡子以及正在改变的嗓音都是对母亲无声的侵犯和侮辱。“我们的年龄以及我们的身心都在跟她作对，恶婆娘是注定要被我们这些年轻人所打败的。”^{[12]p204}母亲出院后，让对母亲的恨意化作主动攻击。他用刮刀不露痕迹地毁掉母亲收集

的邮票，用别针损坏母亲的锁，用漂白粉浇灌母亲的绣花球.....孩子们联合起来做一些讨人嫌的恶作剧，目的是为了打击、伤害母亲。让甚至和弗雷迪联合起来想要毒死母亲，下毒计划无效后让又设法致使母亲落水期盼她死亡.....这看似有悖人伦的行为背后，反映的是母亲角色的丧失与病态化。“尤其是她几乎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权威，作为一家之母的权威，母亲乃是受上帝和社会的委托用那些最美好最伟大的原则来教养我们的人。在人们眼中，她享有那种赋予所有母亲的有利舆论。”^[12]_{p167}母亲最大的错误在于她对自己的立场没有清醒的认知，反而利用母亲的身份为所欲为。当一位母亲给自己赋予了权威，母子间就有了裂缝。让多次将母亲比做一条必须掐死的毒蛇，立誓要与她抗争到底。母亲越是反击，他的心就越是平静。作为一个意图弑母的逆子，他却显得光明磊落。让将与母亲的抗争视为自己的宿命，他厌恶母亲对自己人格的打压，渴望脱离母亲的控制自由自在地生活，为此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哪怕是杀了母亲。

4.2 弑母意志催生的自我塑造

4.2.1 与自我抗争促进自我人格塑成

让不仅仅是在与母亲抗争，同时也是在同自己抗争。尽管十分讨厌母亲，让却不得不承认自己与母亲十分相像。“我的情感，我的性格和面貌特征，没有一样在她身上找不到。”^[12]_{p242}让从来就不是个循规蹈矩的孩子。与祖母一同生活的时候，他虽然调皮得令人头疼，却未曾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直到母亲再次踏入他的生活，他内心深处的反叛基因才被唤醒。他亵渎宗教、小偷小摸、离家出走，他想要置母亲于死地，玩弄了农家姑娘后又无情地离开，他的性格中就具有母亲恶的基因，冷酷、固执、狠心、利己，等等。当他离家出走去投靠外祖父外祖母时，他才发现母亲自幼生活在冰冷无情的家庭里。外祖父作为议员忙于政务工作，外祖母则是一个极度奢侈虚荣的人，原生家庭的冷漠造就了她无情的性格。成为母亲之后，她将对父母的怨恨变本加厉地施加给自己的孩子。让与母亲的斗争本质上就是一种以恶抗恶，也就是恶本身的自我斗争与自我报应。^[11]让厌恶自己与母亲的相似，却又逃离不了名为血缘的羁绊。克莱因认为，俄瑞斯忒斯对母亲的仇恨是一种婴儿内部向外的投射，而带有敌意的外部世界又通过内射作用被内射回自我，在投射与内射的双重作用下，俄瑞斯忒斯不仅仅认为母亲是“坏客体”，自我亦是坏客体。^[4]孩童时期的噩梦和恐惧往往来源于破坏性父母的恐怖，它们经由内化构成了残酷超我的基础，孩子投射到父母身上的恨与攻击完善了其超我的发展。婴儿起初无法区分自我和母亲，一旦有了区分的意识，此前对善与恶的幻想很容易由自我转移至母亲，同时由母亲转移至自我。^[3]_{p96}让痛恨着母亲，他承认自己和母亲一样卑劣，却又认为母

亲是混沌的，而自己是纯洁的，他不仅仅是同母亲斗争，还与母亲邪恶的基因斗争，与自我斗争。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超我代表道德和良知，而弑母这一行为显然有悖人伦。当婴儿意识到自己要伤害的客体就是与自己密不可分的母亲，往往会产生抑郁感和罪恶感。让也有痛苦难受的时候，他无意讨厌任何人，也曾对母亲充满期待，然而他非常清楚，唯有先除去母子间亲密的脐带关系，他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对母亲的强烈怨恨限制了让超我人格的形成，他不但没有压抑自我循规蹈矩，反而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知，他已经脱离了本我随心所欲，快乐至上的准则，而是有目标、有计划地坚持自我。在与母亲的斗争中，让从小小的恶作剧到真心想要置母亲与死地，从怨母、恨母、斗母乃至弑母的转变也反映了他自我人格的塑成，他体会到了母亲的冷漠无情，也意识到了自己内心的残缺，为了维持自我，不受母亲的摆布，在对母亲爱恨交织的双重情感下，让摒弃了身为人子的道德，势必与母亲斗争到底。

4.2.2 与社会抗争促进自我意志觉醒

让的反抗具有一定的社会因素，作为一个世家子弟，父母对他的管教有些正是源于忠于先辈传统、发扬家族荣誉的观念和意志，他对父母的资产阶级保守思想和阶级偏见深恶痛绝，也怜惜那些在二十世纪仍然像奴隶一样被对待的农民。他对母亲为了维持家族体面而花费大笔钱财举行招待会嗤之以鼻，因为这所谓的脸面花费了他们家近半年的开销，而三兄弟已经几年没有过新衣服了。“用冠冕堂皇的外表来掩饰我们的分裂，我们干枯的心灵和精神、我们的蛀虫和衰败，像这样的虚伪，难道还有什么体面可言？”^{[12]p226}“我抽烟，是因为我的父亲几乎从来不抽。我看《人民报》，是因为这是一份社会主义报纸，亦即反勒佐报纸。”^{[12]p173}让反抗的不仅仅是母亲的独裁，也是这个腐朽的家族，这个资产者掌权的社会。他痛恨家族徒有其表的繁荣，也痛恨资产者丑恶的嘴脸，他意识到母亲的丑陋与卑鄙，也意识到这个哪怕新潮思想翻涌却仍固步自封的社会的不堪。如果说母亲赤裸裸的压迫塑造了让的超我人格，那么家族和社会，尽管并未对让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却在不知不觉中觉醒了他心中反抗的因子——他要对所有传统观念说“不！”不再遵从家族意愿生活，抗争成为他的自我意志中最重要的部分，成为他未来生活的唯一指引。为了摆脱家族的束缚，为了不变成自己鄙夷的样子，他决定事事与家族唱反调，而母亲，作为家里的独裁者，是他前进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他将所有的不满化作对母亲的怨恨，他常常把母亲形容成一条毒蛇，而与毒蛇的斗争燃起了他前进的勇气。“我是您的耻辱，我要在您的内心深处进行世纪的复仇……我要给您活生生的惩罚，我保证要这样做，我要在子女孝敬父母的历史上为你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晚年。”^{[12]p213}“谢

了，我的母亲！我乃是一个手握蝮蛇前进的人。”^{[12]p263}故事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虽然让还没有杀死母亲，但他的抗争还在继续，而他手中的蛇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不管你高兴叫它什么名字：仇恨，最坏的政治，失望或者对灾难的爱好！这条蝮蛇，你的蝮蛇，我在挥舞它，摆弄它，我正带着这战利品在生活中前进。”^{[12]p263}蛇蝎母亲病态般的控制欲不但没有打败儿子，反而燃起了他对一切不公的不满。“人必须单独生活。爱人乃是自我认输，恨人才是自我表现。”^{[12]p261}母亲是他关于仇恨的启蒙，在今后的生活里，他仍将维持着仇恨的热情，在不断坚定的弑母意志中勇往直前。

5 艾尔维·巴赞的俄羅斯忒斯情结

《毒蛇在握》是法国作家艾尔维·巴赞的自传式小说，除去给母亲下毒，将对母亲的恨意付诸实际行动以外，书中情节大多是他的亲身经历。三十七岁时，巴赞在朋友的鼓励下将自己痛苦的童年写作小说，毫无保留地讲述给世人听，那时他与家里断绝来往已有二十多年，却仍未从母亲留下的阴影中走出来。巴赞出身于法国的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苛的贵族保守教育。六岁时，他的父母去了中国，丢下他与祖母生活，直到祖母去世后，父母才迟迟返回法国。当他兴高采烈地去火车站接母亲时，不小心踩到了母亲的脚，母亲二话不说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这一场景被写入《毒蛇在握》中，成为了巴赞一生耿耿于怀的记忆。无休止的家庭冲突与母亲近乎虐待的教育方式培养了他的反抗精神，使他很早就背叛了自己的家庭，长期过着漂泊孤僻的冒险生活。在巴赞的笔下，母亲不是温柔的象征，而是伤害和痛苦的源泉。在续集的小说中，让结束了与母亲的斗争，步入了寄宿学校，但他却无法相信身边的任何人。在他人生最需要关爱与呵护的时候，却未曾感受到一丝温暖，只留下了满腔仇恨。巴赞离开家后，也没有走出母亲的阴影，饱受折磨。“有的母亲，她给予你生命，用爱养育了你的灵魂。有的母亲，她在你出生的那一刻已经死去。你只有握紧手中的那条毒蛇，在撕裂的痛楚和绝望的眼泪中，艰难前行。”^[16]

6 结语

弗洛伊德指出，每个儿童都会经历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或是伊莱克特拉情结（恋父情结），而这个时期儿童的心理变化关系到其今后人格的健康发展。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俄狄浦斯式的弑父本质上是父权制下建立男子汉身份的必由之路，显示了新生力量打败落后力量的无畏反抗精神。而俄羅斯忒斯式的弑母则更多地体现在心理情感方面，表现为孩子在自我人格塑造与人性本身的冲突中不断追求自我、解放自我的历程。《毒蛇在握》中，巴赞摒弃了将家庭冲突归咎于经济、权力、

地位等社会外部因素的传统写作套路，而是从心理、情感等内部因素挖掘家庭冲突的根源，让经历了从盼母到怨母、恨母、斗母乃至弑母的过程，在与母亲斗争中完成了坚定了自我人格的塑造。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创新与进步。从现实角度来看，虽然对母亲的俄瑞斯忒斯怨恨促使他在今后的生活中不断保持着一颗斗争的心，但这种病态的母子关系终究对他的人生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他缺失的情感也无法修复。俄狄浦斯和俄瑞斯忒斯的故事虽源于神话，却也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如何培养和谐良好的母子关系，促进孩子健全的人格发展仍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课题。

参考文献

- [1] 朱迪斯·巴特勒,宋素凤译. 性别麻烦: 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81. [Zhudisi · Batelei, Song Sufeng yi. Xingbie mafan: nüxing zhuyi yu shenfen de dianfu [M].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2009: 81]
- [2] Alford CF, Melanie Klein and the “Oresteia Complex”: Love, Hate, and the Tragic Worldview[J]. *Cultural Critique*. 1991(15): 167–89.
- [3] 梅兰妮·克莱因,段文静等译. 嫉羨与感恩[M]. 九江出版社. 2017. [Meilanni · Kelaiyin, Duan wen jing dengyi. Jixian yu ganen [M]. Jiujiang chubanshe. 2017.]
- [4] 王韵秋. 从俄狄浦斯情结到俄瑞斯忒斯情结--西方精神分析的“母亲转向” [J].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4期): 31–5. [Wang Yunqiu. Cong edipusi qingjie dao eruisitesi qingjie -- xifang jingshen fenxi de “muqin zhuanxiang” [J]. Chengdu ligong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2016 (4): 31–5.]
- [5] 孙隆基. 美国的弑母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M]. 中信出版社, 2010. [Sun Longji. Meiguo de shimu wenhua: 20 shiji meiguo dazhong xintaishi [M]. Zhongxin chubanshe, 2010.]
- [6] 尼采,雷崧生译. 查拉杜斯屈拉如是说[M]. 台湾中华书局, 1978:94–5. [Nikai, Leisong shengyi. Chaladusiqla ru shi shuo[M]. Taiwan zhonghua shuju, 1978: 94–5.]
- [7] Judith Ruderman, DH Lawrence and the Devouring Mother: The Search for a Patriarchal Ideal of Leadership [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4:28-9.
- [8] D.H. Lawrence, The Complete Poems, collected 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Viviande Sola Pinto and Warren Roberts[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4: 266–277.
- [9] Shari L.Thurer, The Myth of Motherhood: How Culture Reinvents The Good Mother[M]. Bost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4: 268.

[10] Ferdinand Lundberg, Marynia Farnham, M.D., *Modern Woman: The Lost Sex*[M].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Publishers, 1947: 307–19.

[11] 柳鸣九. 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式斯怨恨——谈《毒蛇在握》[J]. 读书. 1988 (2): 87–93. [Liu Mingjiu. Ershi shiji de eruisitesi yuanhen — Tan 《Dushe zai wo》 [J]. Dushu. 1988 (2): 87–93.]

[12] 艾尔维·巴赞, 刘君强, 余协斌译. 毒蛇在握[M]. 漓江出版社. 1988. [Aierwei · Zazan, Liu Junqiang, She Xiebin yi. Dushe zai wo[M]. Lijiang chubanshe. 1988.]

[13] 苗涵. 奥林与俄罗斯式斯结局对比研究[J]. 大众文艺. 2017; 000(010): 43. [Miao Han. Aolin yu eruisitesi jieju duibi yanjiu [J]. Dazhong wenyi. 2017; 000(010): 43.]

[14] 聂珍钊. 论希腊悲剧的复仇主题[J]. 外国文学研究. 2001; 000(003): 22–8. [Nie Zhenzhao. Lun Xila beiju de fuchou zhuti [J]. Waiguo wenxue yanjiu. 2001; 000(003): 22–8.]

[15] 梅兰妮·克莱因, 姚锋, 李新雨译. 嫉羨和感恩: 梅兰妮克莱因后期著作选[M].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4: 308. [Meilanni · Kelaiyin, Yao Feng, Li Xinyu yi. Jixian he ganen: Meilanni Kelaiyin houqi zhezuo xuan [M]. Zhongguo qingongye chubanshe, 2014: 308.]

[16] 梅思繁. 手握毒蛇的男孩[J]. 小说界. 2013 (3): 198–201. [Mei Sifan. Shou wo dushe de nanhai [J]. Xiaoshuo jie. 2013 (3): 198–201.]